U
101
Y8
1639
v.17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機卷之五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諭李漢超

宋建隆二年、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巳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爾復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

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闕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寄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誓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芭山氏曰。本朝陳仁錫云。不暴其過是厚道。愚謂此宋太祖駕御之法。僅以爲厚道。涉經生迂論。非深察事機者也。

秦再雄鎭撫蠻黨

乾德二年、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初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其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皆保險阻自固、時出寇掠、圍逼州郡、帝既平荆湖、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鎭撫之、

○惟○習○地○勢○自○不○爲○鄉○導○所○誤○

再雄辰州猺人、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闕下、

○如何遽召至○

察其可任、擢爲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猱、又選

○不○不○此○恐○有○駭○動○爲○變○者○

覩較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襄無復邊患○

芑山氏曰○因其人以治其地○無甲兵芻輓之費○所棄者僅一州租賦耳○況再雄生長其間○通蠻情習地勢○雖有宅變○一再雄撫御有餘○豈復憂邊患哉○

卓菴氏曰○官其子爲殿直○此又牽綴再雄之法○不然○再雄既深習情勢○沉勇有奇略○而又專制一州○安知不與諸蠻共爲變哉○寓威于恩○使人不測○

曹彬等平蜀

乾德二年、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初帝欲謀西征、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先是蜀主孟昶日事奢縱、以王昭遠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

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立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門、北漢劉鈞令發兵南下、我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同舉兵、因入汴覘强弱、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山川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

近、俾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詔有司爲蜀主治大第於右掖門外、臨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

○○○○○○○利○誘○將○士○○○○○○

○有○土○此○有○財○○

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繇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繇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

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自方諸葛亮、王全斌等入蜀長人

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典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

○因○糧○于○敵○

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韓保正李進蜀將

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餘萬

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

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涯、彥進萬友與康延澤

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

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劍

門、劍州兩壁峭峻諸葛亮立爲劍門初夔州有鏁江爲浮梁、上設敵

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此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此策可從）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屍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眞僞難辨）以禮葬之全

斌攻蜀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深入敵境惟恃諜以知險易然李不爲降卒所誤）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綱目削史進德姓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昔日酒酣大言何在）斌進擊大破之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

餓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全斌克利州、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芑山氏曰。暉盡得蜀虛實險易。全斌次益光。又得降卒鄉導。故成功如是其速。然自古伐蜀有兩道。一自劍閣南入。一自峽江西入。漢之來歙岑彭。晉之鄧艾鍾會。宋之王全斌劉光義是也。

議却南唐賂遺

開寶四年、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唐主（南唐主元宗）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劉鋹降）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兵機）及從善來朝嘗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

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或曰。太祖命普受金。此時辭受之節。在所不計。所重者事機耳。南唐之賂普。將以間其君臣。如漢之構亞父。未可知也。將以納爲內主。如越之賜伯嚭。未可知也。普不敢隱而白之上。上賜其使而使之知。則南唐知宋之君臣。不可得而諜也。其謀折矣。故兵機之所在。有無故而予人以千萬。而不爲費。無故而受人之千萬。而不爲貪。何者。予之以千萬。則所得有倍于千萬者。受之以千萬。則所規有重

于千萬者。此惟時勢之急則然耳。它日廡下黃金。未及聞奏。而上心即不懌矣。時異而機緩也。

芭山氏曰。客賚從善金如遺普數。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于張武是也。南唐君臣。但知太祖倚度焉。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顯普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王明獲朱令贇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遣都虞侯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主李煜江南都虞侯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檣音戕船帆桅也之狀（用虛）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用實）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此豈人力）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繇

是孤城愈危蹙矣○

苣山氏曰○彬所樹者長木耳○而令賛望以爲伏此特疑敵之法○至令賛縱火拒戰○勢既窘甚○火反及之○豈天亦速滅江南哉○

太祖示錢俶章疏

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帝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于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有○駕○馭○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他物不可勝計、群臣多

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

冀吳越為我用

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既下俶將安往俶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

欲令俶知相待之厚

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徙坐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居乎

王太宗時俶上表納土封淮海國王

芑山氏曰觀俶將安往一語知太祖所以厚遇俶非盡推心置腹俶特在太祖彀中不悟耳

又曰出疏示俶明以見群臣防制之周陰以示朝廷寬大之意與光武以章示馮異同

宋兵屢敗契丹

宋太宗雍熙二年、賀懷浦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釁取燕薊、帝遣曹彬等伐契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殺其相賀浙、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荊嗣出其西、乘暮

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斂敗甚衆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鬭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潰

僅二百人耳氣勢隱隱倍于百萬

芭山氏曰二百人執幟道側所以疑契丹而使之却此兵家聲援之法然不疾驅往鬭則無以獲敵利因其疑而乘之我勢盛而彼勢詘契丹未有不

崩潰者也。

卓菴氏曰。疾驅徃鬪。非徒爭利。所以善用吾疑也。稍一退縮。則道側白幟。必有知其僞者矣。彼此相成之法。不可不知。

呂蒙正請親近及遠

宋太宗至道元年、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

後心、見于此

即未盡饑寒而死不得不如此痛切言之

淺識

其亢直

芑山氏曰。侃然復位。明語非欺罔。內無慚沮。帝當聞言自儆。此處微寓悟主意。同列徒以亢直稱之。得其迹而未窺其心者也。

又曰。咸平五年。真宗以上元御樓。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宰相李沆避席。謝不受酒。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主豈得言治安。此意與呂文穆同。惜沆不面引廷諍。徒退與同列語耳。

呂端議招徠繼遷

宋太宗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告以故、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外、端曰、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卽召閤門吏使奏、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羮。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

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益堅其叛耳宜置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即用端策

芑山氏曰準策不可用改用端策雖太宗見事之敏而因見當時呂寇同心謀國雖相反而卒以相成可爲後世輔臣之法與時張浚趙鼎論事不合輒相矛盾迄無成功益信呂寇不易及也

又曰繼遷本中國人四世祖思忠討黃巢有功唐因以李賜姓遂有西夏之地開寶七年以定難都

知蕃落使叛。乍臣乍叛。無如之何。然則何爲而可。

曰于其降也。則覊縻之。處以必死之方可也。豈可

既受其降。而又縱之。曰是時繼遷方倚契丹聲援。

邊患莫此爲甚。烏能處之以必死之方哉。曰既不

能是。脩德教。謹守備而已。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呂端議立長

宋至道三年、大宗崩、太子恒（卽真宗）卽位、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宦官專廢立

機當必有守闇者

恐誤拜

或曰端之處繼恩若獵猛獸而制諸犇天下事不動聲色而定于頃刻之間誠大事不糊塗者也仁宗明道元年大內火帝御拱宸門百官皆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此與呂端審視降拜同

芑山氏曰繼恩謀立元佐之私心皇后即未能逆窺然小人險狡皆得而知之太宗既崩國事未定柰何復令繼恩召端邪向使繼恩不復召端竟與

胡旦等謀。端雖欲鎖繼恩閣中不可得。其爲變當何如哉。且端知太宗不豫。不能預防繼恩之姦。必待繼恩來召。然後知其有變。亦已晚矣。爲端計。如嘉祐中文彥博啓熙留宿殿廬。則得之矣。惜當日端不見及此。

寇準趣駕次澶州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入寇澶州、澶音蟬帝自將禦之、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此行瓊亦有助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

癸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機）（準亦有所恃）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幸不失機）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此亦驚賊之機）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非止慰安帝心。亦使虜諜知我有備。）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决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有天書之惑。雖滅虜。內亂將作。豈可保百年無事。）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豈可姑聽）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

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準不得已、乃許其成、殿直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爾所許過二十萬、吾斬爾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政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

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芑山氏曰澶淵之役聲實兼用或屯中山或分大陣或集援兵皆具禦虜方略况先一月契丹圍澶州其驍將蕭撻覽躬出督戰李繼隆將張環發牀子弩射殺之契丹大挫衄是時虜方奪氣及乘輿

渡河勝筭已在握矣然則準决計請帝渡河盖亦有所恃非貿貿嘗試僥倖可知也

又曰按陳瓘云當時若無冦準天下分爲南北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又本朝周禮著續綱目發明深以瓘言爲然愚嘗攷古今亡國始於主心回惑宰相姦蔽上無以篤天眷下無以定民志土崩瓦解虜冦乘虛故爲禍滋大所謂物腐而蟲入也靖康之失大率由此迨南渡航海皆君臣失德使然而 本朝陳仁錫因龔

舊聞。亦云不用準言。所致。然則景德中。果盡用準言。靖康君臣。雖暴兆桀紂。亦克永世。有是理乎。盖準之策。以禦虜則有餘。以保邦則不足。至於安內攘外。事治民安。尤當進而求之。豈澶淵一戰。便保百年無事哉。愚故謂璀與仁錫之言。皆非也。

惟適氏曰。本朝宣德三年。兀良哈侵邊入大寧。

上決策親征。車駕出喜峰口。率鐵騎夜馳四十里至寬河擊之。虜衆潰走。與幸澶淵同。

詔趙德明取粟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芑山氏曰景德元年。趙保吉死。子德明嗣。三年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遣使授德明簡較大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

世故事不遺。至是夏州饑請粟。頗心輕朝廷。王旦
不厚責德明。但令遣衆來取。既可以崇朝廷之體。
而又陰折德明之氣。凡大臣駕馭夷虜。宜知此法。

王旦議安反側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旻在仁宗朝爲樞密使更名耆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一充封禪使便不當作宰相

芑山氏曰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未成者乃可潛消之耳若遂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未可

姑息長亂也。

又曰。惟是無它罪。僅以峻令失衆心。故擢之使解兵柄。既以全是亦以安反側。若是罪不容貰。雖擢是不足以服衆。恐終不能無變耳。後世處大事。有與此類者。須先察其可擢與否。毋槩謂有罪而可宥無功而可擢也。

任福克白豹

宋仁宗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川砦、都巡簡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出賊不意）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窟賊）焚其積聚而還

芒山氏曰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夜趨七十里似李愬之平淮蔡狄青之克崑崙惟夜故元昊不及覺凡掩襲皆以夜夜則少可爲衆弱可爲强

任福克白豹

宋仁宗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追之賊聞乾藏乾而鎮通三堡諸將俟發覆間無當進福將領兵七千聲言趨龍令發州夜追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出山入日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攻齒七十里俞奪賊之半誰求青六尖首心而

王德用不捕覘者

宋仁宗慶曆二年、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不教必不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或曰、孫子云、强弱形也、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按杜牧注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疆敵弱、則示以

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強形。動之使去。德用不捕覘者。大閱于郊。所謂示之以強形者也。

芒山氏曰。示敵以弱。欲誘之使來。我將有以制之。示敵以強。欲懾之使退。我陰有以備之。強弱之間。初無恒形。先自度而後料敵。求勝筭在我而已。

又曰。于慎行云。是時西事方殷。在朝宿將。惟德用威望素著。爲外夷所服。嘗自請討賊報國。言者乃以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論罷之。持風鑑堪輿之術。施于四郊多壘之日。而以爲用舍。尚謂國有

人乎。德用辨疏有曰。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與宋玉登徒之賦。語意適合。可謂婉而有味。言者聞之。得無汗顏。然愚按德用進二女於仁宗。爲王素所論。帝曰。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命遣女出宮。此盖德用狐媚之術。惑帝實甚。但任人宜取其長。不必以道德廉隅苛繩之耳。

富弼如契丹

宋仁宗慶曆二年、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將舉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

○動○虜○以○利○害○

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

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徒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

果俯則天下無不治

言前之不利今之通好有利以壯其貪

分疏以使之信

祖宗故地、當見還、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契丹翰林學士）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常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掩飾增幣之失）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使契丹不得不受過）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立心如此、（特弼張大其說、耳帝立心不如是、）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

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契丹已爲鄭公所懾）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始終啗之以利）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

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附會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

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晋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

動之以害

晏殊誤國

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至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芭山氏曰。契丹寔惜盟好。特虛聲以動中國。非果欲用兵也。夷簡等不達國體。許予過厚。卒釀虜禍。且昔盧杞之陷真卿。至今議之。夷簡踵杞故智。欲陷弼死地。豈知一陷弼。而罔上辱國。爲天地人神所共憤哉。文穆稱夷簡宰相才。不料其傾險至是極也。

吳育議答契丹

宋仁宗慶曆二年、元昊上書請和、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鬭。鬭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爾世姻。一旦自絕。力屈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爾歸款。告契丹曰。已詔

如此幾不挑釁契丹

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芭山氏曰。不亟納元昊者。恐失好於契丹耳。育深見當日利害。諭元昊如彼告契丹如此。皆寓機智非獨立言有法。

又曰。此議關邊境安危。續綱目削而勿載。舛甚。

狄青平廣南

宋仁宗皇祐五年、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青旣誅陳曙、曙爲廣西鈐轄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續綱目削此○非是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

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洶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繇合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容等於城下、斂尸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

後匪將帥不然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寵籍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

芑山氏曰。不敢誣朝廷貪功。此青不自欺處。即其忠謹不欺朝廷處。後世大臣。屢以僞捷邀賞。匪敗狀不以聞。此當與亂賊同科。朝廷不察。往往賚慰有加。出師則稱其赴難任事。敗亡則卹其盡瘁忘身。豈足懲姦庸而奬忠節哉。

卓菴氏曰。勦飲至曉。爲賊覘者設。總是出其不意。

兵豈足以救患而變亂者哉。

有如臣師則務其甚難者乎。求之則愈其盡辭否

謀不以聞也常與商則同休。朝廷不察之往者往悠

必待千歲明君之後。後世大臣。復以僞其遊背而賊

是以天子。不敢議明其令。今其言不自大。將其

察也其言及遂而肅西迎輔習其高。而後於天下而發動。

者。人人讒綏少也。又曰向非深達吉凶之故不可

不知其所食以也。于是遺而泰乎。其王帝者曰

文彥博宿衛禁中

宋仁宗嘉祐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後世宰相不能）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機）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宛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

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
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
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
〇逆〇知〇沆〇變〇詐〇故〇使〇判〇狀〇
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納內侍武
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渠至和二年開六塔河渠
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
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
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爾職所當言也。何
得輒預國家大事。爾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

爾直狂愚耳。未恐治爾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
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
○○○○○○○所○見○者○上八○
彥傳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
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
○不直攻繼隆○
之。彥傳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
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
也。其議乃定。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傳等還私第。
當是時頼彥傳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
○深○審○○○○○○
陛下違豫時、彥傳擅斬告反者、彥傳以沆判呈帝乃

鮮。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謂彥傳叱責志聰。固見彥傳臨事制變。有大臣才。亦足見宋時宰相體尊。內監不敢與抗。故國有危疑。而上下無恐也。如近代之制。宰相起居。內臣以片言應之。即不敢詰問。外廷入直內殿。非有故事。必不敢。彥傳雖在。亦不能也。愚意近代宰臣。有如彥傳其人。必證據古法。請易舊制。為宗社長久計。豈有彥傳雖在。亦不能者。蓋朝廷之輕鄙大臣。與內臣之狎侮宰相。皆固

寵阿璫者。自取之耳。觀昌啓間事可見。

惟適氏曰。留宿殿廬。與呂端鎖閉繼恩。同一機智。揔不使內侍得行其間耳。漢竇武不解此。既奏收曹節等。乃悉歸府第。遂致反噬。于此益嘆潞公之智。爲不可及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㡬卷之五終